

盛大
新起点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卷
陆

唐朝 好 男人

多一半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唐朝好男人

多一半 著

陆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朝好男人 .6/多一半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80225 - 593 - 7

I. 唐… II. 多…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9635 号

唐朝好男人 6

多一半 著

责任编辑: 王 津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江 淮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17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25 - 593 - 7

定 价: 2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唐朝好男人

目录

6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杀机暗伏	戏	高人	二女模式	几家欢乐几家愁	奴隶制	根源	坏事成双	门诊	喜脉	患得患失	想得长远
.....
1	7	14	20	27	34	41	48	54	61	68	75



唐朝好男人

目录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早年	三国	蹊跷	急报	取经	投资	开端	撩牙	助纣为虐	春风化雨	刹车装置	蛇钻洞的理论
.....
82	89	96	102	109	115	121	128	135	142	149	156



唐朝好男人

目录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老四，神奇的小丫头	稳健	重现活力	程家的新产业	就绪，东风	好为人师	放飞	烧窑	钓鱼	云丫头的打算	有备无患	到处都是大买卖
.....
162	168	174	180	186	193	199	206	213	220	226	233



唐朝好男人

目录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臭男买粮	谋定而动	分赃	恭喜发财	展宏图	转变	人定胜天	随波逐流	为名所趋
.....
240	247	253	259	266	272	279	285	292



249. 杀机暗伏

李老爷子很转，不该说的话坚决不提，我的意思表达明确了，对于三边关系也相对陈述清楚，西蕃国内势不两立的好处让老爷子频频点头，然后等他表态的时候却拉着我搞起了沙盘推演，无论山川还是平原，没事找事，从辽东一路将我追杀到帕米尔高原，若疆域再广阔些，我估计要亡命大西洋了。

耍猴嘛，满沙盘撵了拾掇我，明明知道我顾惜他一把年龄专门让了他，要不是怕他心脏老承受不住失败的打击，我早就投降，没意思透了。

“子豪最近疏于军务啊。”李老爷子不满地摇摇头，训诫道，“年龄大了，心思也更加慎密，原本是好事，可也少了几年前的锐气。行军作战讲究一鼓作气，没有时间，对手也不会给你机会让你慢条斯理地周密布置。除非我有意让你布置周密，有意让你觉得万无一失，若敌人敢放手让你布置的话，哼哼，小胜之余必有大败。”

“是，李爷爷教训的是，小子受教了。”看来老头在考察我，虽然一个劲儿地摇头，可神情上却没有失望之色，心下稍稍安逸点。

“瞻前顾后或者能活得太平安逸，可命悬一线的沙场上容不得你这种脾性。所谓料敌于先，谋动而后，其实是一个动作，沙场上厮混久了无所谓先谋而后动，心随意行才是为将之道。”老爷子说完指指吐谷浑主力的攻伐要地，“吐谷浑主帅就是犯了你这个毛病，战役开始缩手缩脚，如今依靠我军押阵，似无后顾之忧。感觉保险了，能放开手了，顺风顺水一路攻伐，战绩不凡啊，呵呵……”

哦？老爷子一番话说得我背后直冒凉气，从没想到过的问题，天天捷报



已经看得厌烦，只感觉西蕃如今成了死狗一条，是不是人都能上去踩上几脚，连军中同僚也已经懒得推演西北的战事，仿佛“圣诞节让孩子们回家”已成定局。俯身朝沙盘上仔细观摩一阵，感觉没有李老爷子说得那么可怕，至少点对点上吐谷浑的兵力占了上风，而程老爷子如同钉子一般驻扎在三岔路口周围，就算吐谷浑遭到西蕃优势兵力反扑，全身而退应该问题不大。

“看不出端倪？”李老爷子低声笑了起来，“你持续吐谷浑的攻势，我这边依照西蕃人的路数，你身后既然有大唐精兵保驾，尽管放手来攻。”

这就怵怪我心狠手辣了，吐谷浑人多年积累了丰富的高原作战经验，无须顾虑后路，而且面前的地形又成了缓坡状，对方居高临下的优势荡然无存，用爆杆算我欺负老人家，真刀实枪干你就足够了。

很爽，很爽，虽然是沙盘，能给举世无双的名将杀得节节败退简直就是孙武在世。兵法家嘛，讲究的就是欺软怕硬，将兵法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专挑软肋打，什么蛙跳、屠城——没几个百姓那种，吐谷浑不会在收复失地后杀自己的百姓，我会！——佯左击右，天外飞仙？能用的全给用上，再朝上一点就接近平原了，朝了曙光推进推进再推进……

“果然厉害。”老头被我打笑了，不住夸奖道，“就凭子豪始终在一点上保持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就不是吐谷浑统帅能够比拟的，好，好。”说着按倒了自己在平原边缘的最后几面旗帜，我面前豁然开朗。

胜利近在眼前，整顿人马一路追杀，追杀，追……老头耍流氓！毅然放弃了北路同唐军的对峙，佯攻唐军北路主力后一路急撤，放弃所有关卡毫不停留地朝头顶平原增援，并一路人马斜插吐谷浑主力后方，不但同平原处守军形成了左右夹击，后面一支精兵插上后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退，一路侵袭，离唐军主力太远，就算唐军不计代价地增援高原坡顶，等打通道路也救不了几个人出去，不增援的后果很严重……上不来了，只有毅然掉转军队朝下打通回路，虽然冒了夹击下大军调头的大忌，可也只有这一条活路，分兵断后，努力拼杀回来，能逃一个是一个。

最后一计算得失，一路的战果大部分又被西蕃夺回，而且大军十停去了六停，归根结底便宜了北路唐军，不但兵不刃血地占了战略要地，还巩固了与剑南之间的联系。西蕃也没吃亏，三岔口的战略优势既然已经丢了，索性大方点当了弃子和吐谷浑来个交换，还能一举歼灭吐谷浑大部，重振萎靡的军心。不是我军无能，是敌人太狡猾，作为吐谷浑统帅，像我脸皮这么厚的都觉得活着没意思，真统帅的感受可想而知。

能和千古名将拼成这个样子算不错了，恬不知耻地安慰自己，不甘心地趴了沙盘上找遗漏，未果。

“还趴了上面干什么？老夫难道还给你留了机会不成？”李勣哈哈大笑，仿佛欺负年轻人是他最大的爱好，我最见不得这种欺凌弱小的人。“如今呢？怎么个谈法？吐谷浑无可战之兵，我大唐又不能长期高原作战，双方不过又回到了对峙局面上，对我军来说是好事，对西蕃来说重振军威，吐谷浑这个亏却再找不回来了。”

“这个……”死皮赖脸地问道，“这是您老爷子的本事，西蕃统帅和您差了十万八千里呢，或者他们不甘心放弃三岔口，不愿意撤军夹击呢？”

“已经放弃了。”李勣指了指两军部署，得意道，“放弃得有点早而已，或者这次吐谷浑的跟头可能栽不了这么大，也就是说西蕃的军粮难以维持收复三岔口的兵力了。你程爷爷也看出这一点，按兵不动，静待这个大功扣在头上。”

哦，一群无情无义的老不死，西蕃大相要能把握住这次机会，看来还不容易那么就倒台，我也就不必要担心吐谷浑人拒绝和谈，掐算时间，若年前能让吐谷浑人吃了这亏的话，首先哭了闹了要谈判的是他们，这就势必减小吐谷浑在和谈中的分量，唐帝国当仁不让地主导所有谈判事宜，而这也是西蕃人愿意看到的结果。

一切都朝了有利一面发展，虽然在英公府被变态老头子羞辱训诫大半天，可得益匪浅，还是物有所值，就原谅老人家一次。

再下来的事项就轻松多了，李义府派人捎了老大两个砚台过来，声称是什么极品装备，我本打算敲开看看里面有没有隐藏珍珠玛瑙类的珍玩，被颖及时制止了，并告诉我砚台的真实价值，若真藏了珍玩才是可笑。

“破石头，也值得几十贯朝回买？”太神奇了，得朝自己书房摆放一个，怎么也算文化人，面子工程要过关。“一人一个，你先挑。”

“都是难得的老砚，夫君留一方，另一个就放了寝室内，咱家也好沾沾文曲星君的仙气。”颖围了砚台爱不释手的打圈圈，搞不懂她的价值观。

“仙气啊，你就不怕文曲星闹疝气？”对这个星星没多少好感，看白娘子看的，动不动下凡闹个绯闻的家伙，仙界早该将其列入严打范畴。

“可不敢胡说。”颖朝我捅了一指头，警惕地周围看看，“褻渎神明可是大罪过，夫君就算心里不信，多少也积些口德。您本来可是文采满腹，就是不



敬神明，才沦落到连圣旨都听不懂的地步。”

“哦！”点点头，颖不提圣旨我还把事情忘了，“二女呢？这么晚还不见人？”

“和老四跑园子里打果子去了，秋高气爽的，好些个果子都到了季节，满园子都是。”颖一说果子脸上就乐开花，早些年种植的果树都到了结果的时间，光王家大土坡上繁茂整齐的果木就看得人眼馋，石榴、柰果、山楂、红枣……该红的红，该绿的绿，诱得过往行人坡下纷纷驻足观望，一派好景致。

“好，好。”当年颖的决定英明神武，土坡开发初见效益，今年能过个好节气。“熟了就采摘，头两年结不旺，家里留些够吃，剩下的当了福利让庄户们也有个喜庆。”

“嗯。”颖点点头，“都得打点，亲朋好友逐年送些，果干蜜饯给年上有个准备，石榴多些还能酿酒，前阵兰陵公主送来的石榴酒就不错，咱家照了办法也酿几坛。”说着从桌下的蒲篮里拿了几个才摘采的杨桃，“这个也种活了，比山里的还大些。”

可不是，这一忙起来，南山下的庄子好久没过去了，想想心里不禁怀念，忍，再忍一阵子到了年上一定得过去放松几天，老忙也不是办法，是不是等这边议和结束了得装一半年病？

正和颖拉扯果园的事，二女带了几个丫鬟和老四推推搡搡进来了，一箩筐的果子，乱七八糟也不管人家长没长熟，全端了过来。“糟蹋东西，”颖捏出几个还发青的柰果，“什么时节打什么果子都不懂，还有石榴，只管朝下打，不看看有没有籽。”

“有！”老四举嘴，扣开个半熟的石榴白茬茬的籽掰下就朝嘴里填，看得颖和二女直皱眉头，“有甜味。”

看颖准备打人，赶紧岔开，笑道：“果子分拣分拣，熟的留下，半生的拿去串了糖葫芦，石榴全老四吃。”这小姨子现在大了，说话得有分寸，颖伸手就打的教育方式落伍了。

颖细心挑拣几盘，搭配得当，喊过丫鬟来吩咐：“管家、账房、医生，还有达莱那边一人送上一盘，就说是夫人亲手打的，图个好看。”说完门外喊二娘子几声，进来撮了一盘子专门送出去。

二女朝我笑了笑，老四不屑地朝颖撇撇嘴，继续吃自己的生石榴。我捏过个柰果咬了口，不是纯酸，还涩得吐舌头，吃得上火，训斥道：“都学着点，都一个个什么表情，当做人那么容易啊？别以为有两钱就人上人了，没

个好人缘连个显摆的地方都没有。”

“柰果酸，我们可没惹您。”老四挑个青果子打算塞二女嘴里，被识破了，两人发生争执，被回来的颖一人打了一记翘翘。

“等安置好，过些日子妾身打算回门一趟。”扭头看看老四，皱眉道，“和二女走远要去，看你俩吃相就由不得想动手！”

“什么事？回门就回门，撵娃们走干啥？”

“该说二女的事了，妾身拦不拦的，总是个该……”

“该就该，你鬼鬼祟祟什么意思？”对颖在家也没多大心理障碍，一说就回门咋咋，好像我给她朝娘家撵。“怎么都行，少提无后为大的事情，没意思的，我这么大官都不在意，四品不小吧？”

“够了。”颖摆摆手，笑得歪倒，“按理您这爵位上，朝廷还得封诰咱王家八个滕呢，可惜妾身娘家寒酸，总共才陪嫁一个过来，可惜了。”

“二女就够了，正八品多好，出门也威风。你带得多，咱家炕也睡不下那么多人，到时候正八品打正八品的，我这正四品也不好偏心不是？”打算几句笑话就把这事情岔过去了，“咱家没那么多规矩，就是朝廷养活，咱也没有必要非得把名额占满。”

“说的是啊。”颖剥开个石榴，接了一小盘籽，“说了封爵，您可是从二品，和那些官员还有不同。二女同我说了，上次的圣旨就不该接，妾身一味地图虚荣，不明白其中那么多弯弯绕绕，她在这上面总比我强些，收到身边也好常给您提个醒。”

“净胡说，她才多大，能知道什么。”没想到颖竟然是这么一层意思，二女心里存了什么打算？怎么想起给颖说这些话。听得我直皱眉头，心里打鼓。“你不懂，指望她能比你强到哪儿？”

“不是早就说过嘛，二女侍候妾身的时候就看出蹊跷，打打罚罚的也不说真话，多半以前是有好身世的人家。您接了圣旨当夜就跑出去，妾身心里着急，二女才说这差使怕不好应付，您是出去找人拿底细去了，劝我莫急。”颖说得也不舒心，递了一小碗石榴籽过来，“妾身出身商贾，小见识，小眼光，就怕有些事情上闹得夫君不顺畅，也没存别的心思。”

不接这话，我嘴里干嚼了几颗石榴籽，假装品评的模样。一起这么多年了，一说话就能嗅出阴谋的味道，俩女人都在耍心眼，关键就在颖久久没有身孕上。颖因为这个事不得气长，二女最近越发爱我亲近，却没有以前那么急迫了，该到了兴致上却有意将我朝颖那边推，时间一长越发显得我和颖



没个结果，这就让二女在心理上逐渐占了上风。这次二女拿捏了好机会以劝慰的形式再次点中颖的软肋，的确，计谋上颖不如二女那么机敏，而且当时的确在我脚后跟上来了那么一下，更显手段。

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办法在这些方面和二女争胜，以退为进的方式委婉地向我剖析自己不足之处，什么话就怕说明白了，这么一来就算我是陈世美都难以把事做绝，把了这个要点上还间接朝我告了二女一状，意思是这丫头在家里存了挑拨夫妻感情的心思，而自己为了成全家里和睦，主动要求我接纳二女。

想到这儿，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嚼烂的石榴籽喷了颖一脖子，忍了笑朝颖恨恨地指了指说：“什么叫上梁不正下梁歪，活生生例子。”

“夫君说什么呐？”颖一脸无辜朝我推了把，“冤枉妾身一片真心。”

“还冤枉，就没一个好的。”我拽了颖鼻子使劲拧了下，“作，你就好好作，还有二女，明天单独拾掇她！明明知道我心里偏你，说这么多话怪没意思的。唉，幸亏我还有点分辨能力，要不听完能跑去给二女掐死。”

“那妾身可舍不得呢。”颖就爱听我说这话，身子一软就倒了过来，“和二女无关，她是为您好，也是劝妾身的话。是妾身小气了，爱在您面前做个怪，要怨您就怨妾身一人，千万别斥责二女。”

“天下好人都叫你占了，我怨你也是怨好人，还不如不背这黑锅。”颖要是个男人，做官肯定仕途通畅，正正反反的话，全由了她说，天下的好处一人都霸占上。我笑问：“你到底叫不叫我斥责？”

“若心里有气，稍微那么小小斥责一下就好。”颖滑头地将脸塞我怀里笑了起来，一副娇弱的样子，“女人家，磕磕碰碰多少有点儿，想朝您跟前讨个公道呢。”

“你还用朝我跟前找公道？”伸手在颖背上轻抚，“偶尔耍个心眼也好，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别太频繁。”

“嗯。”颖见我下了定论，心满意足坐直了，从怀里掏个黄纸包，红脸悄声道，“才讨的符，听她们说很灵验呢……”

250. 戏

生活就是这么个样子，物质和感情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归根结底都怨我最近忙得过火，好些个事情理所当然地疏忽了，颖和二女又都不是好相与的角色，一个精明强干，一个诡计多端，若真的披挂整齐打算放手一搏的话，王家可以准备重建了。

要不人家搞政治的怎么强调集权性呢，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这话听了刺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绝对的权利缔造绝对的安定。作为集权制的拥护者，要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大小事宜做起，要将不安定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斩尽杀绝。

“你再敢朝家里耍你那套，我就给你屁股打成梅菜扣肉！”若某些场合和颖说话要掌握尺度，对二女则大可不必。或者说二女愿意随时随地与我坦诚地交流沟通。

“嘻嘻……”一般觉得自己没办法朝我解释的时候，就露出这么一副嘴脸，爬身上乱拱，还不给自己申辩，反正就是要无赖。

“小心啊，别让夫人心里对你有看法，平时多伶俐的一个人，偏偏干傻事。这个时候争这个风头，先不论胜负，起码连我都不站你一边。”给二女扶起来，严肃道，“好些事情不公平，我会出面给你争取，外面旁人家的规矩咱不管，起码咱家里还由我说了算。什么事朝我说，自己别太显眼。”

“嗯。”二女用力点点头，拉起衣袖让我看她腕子上的新镯子，“才买的，好看不？”

“臭丫头，贪污家里不少钱。”早就不是菜鸟了，在兰陵和颖天长日久的

250.
戏



熏陶下，对首饰材质辨认上接近专家级别，二女腕上的镯子没二十贯拿不下来。“仔细了，小心夫人给你没收。”说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抢手朝二女屁股上就是五连发。

家里外面的产业由二女全权操持，颖主内，二女把持大进项，手上有几个钱不算罪过，给自己置办几件像样的首饰更是寻常，我不会计较……可颖难免心里不痛快，不是为钱，这仔细一寻思二女掌握了家里命脉，虽然地位有高低，可相对来说二女对王家的影响力无形中已经能和颖分庭抗礼了。

我是能撒手就撒手，油瓶子倒了都懒得扶的那种；这么一来，反倒让二女信心暴涨，面上对颖百依百顺，可无形中的心理压力让颖觉得自己逐渐丢失了该有的优越感，此涨彼消，二女为巩固自己建立起来的心理优势，拿捏准时机对颖来这么一下子，不是做给我看，是试探颖的反应。

二女多年蓄积的能量已经足以和颖抗衡了，再用不着示弱于人，看来这兵法之道无处不在，决胜的时候要的就是信心和勇气，不但要让自己相信，还要把这份信心和勇气化成压力让对手也能感觉到。颖感觉到了，若搁了以前顶多是一笑了之，绝对的强势令她不屑和二女理论；可随着优越感的逐步流失，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状虽然告得巧妙，可对于二女来说，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能逼得夫人跑我跟前求援的话，说明颖的信心受挫，再难恢复以往的自信。

“疼啊？”

二女扁个嘴点点头，可难掩嘴角的笑意。

“疼还得意个什么劲儿？既然目的达到了，夫人今后也不会轻视你，不过该有的礼数不能缺，知道不？”

二女点点头，笑嘻嘻给自己头发泼散开，顺了指甲朝脸上轻轻刮痧一样地走了数十下，脸颊两面N道红印子铺展开来，如同被抽了无数耳光，端起个不值钱的花瓶，嘴角一咧眼泪就下来了，俯身朝我小声道：“你这么一打，夫人心里就好受了，也再不会因为这件事针对妾身了，往后……”

开始没反应过来，吃了一惊，转念才明白，撞掇我一起演双簧呢。“这太可气了，阴了夫人一把不说，双簧演完又让夫人重拾信心，再次放松对你的警惕……”顺手朝二女屁股上又是几下，“还不赶紧砸，让我给你踢出门外去！”

颖和老四就在院子里聊天，伴随二女几声惨叫，然后稀里哗啦一通打砸声过后，二女扶了半掩的房门摔了出去，狼狈地滚下台阶，我手持半片青瓷追杀出来，临了朝半起的二女又是一脚。

颖和老四一脸惊愕，颖首先反应过来，扔了果篮撵上几步给二女护住，拧了个身挡住我顺势戳来的青瓷片，赶紧把二女推给老四，纵身将我抱住，回头冲老四尖声道：“赶紧给二女扶走！门关上！”

“叫我打死这没良心的！”我手舞足蹈地拖了颖朝前艰难撵了几步，正演得投入，手臂上一阵剧疼传来，“哎呀！谁暗算我？”

“您要干什么！”颖发髻散乱地死命拖我一条胳膊，见我仍处于狂暴形态，再接再厉咬上一口，厉声道，“发谁家的疯！”

我拽过胳膊，朝四周看了看，门前俩丫鬟吓得一阵哆嗦，颖花容失色地抱在我腰上滞挡我进一步动作，看来演得有点过火。长叹一声无力地坐了石凳上，无奈地望了颖一眼，假装清醒过来，苦笑道，“最近人一忙，事情不顺当心里难免存火，再为二女的事这么一激，唉！”

“再怎么您也不该动手啊！”颖受了惊吓，松弛后身子也软了下来，蹲了地上喘气，“平时您也没有过这个样子，怎么换了个人似的？妾身刚不挡着，二女一条命就交待了，下手没个轻重！”

我苦笑着摇摇头。“魔障了，别管我，赶快看看二女去，别出了事情。等下，”随手挑了几样水果让颖带上，“让老四陪她一宿，唉！”

见几个女人都进房了，我抽空逮了西瓜猛吃几牙补充体力，苦力活儿，演得这么逼真，尤其最后一脚……这个……是不是踢得太逼真了？不由担心二女的小臀部，可能有点疼。

招手叫过丫鬟挟余威恐吓几句，敢传出去就统统死翘翘之类，悠闲地嗑起瓜子来。不一时，颖从厢房出来了，拉个脸站我跟前运气，弄得人周身不自在。

“怎么样了？”扶颖坐下，“没出事吧？”

“脸都抽花了，这会儿光哭，问什么都不应声。”颖歉意地轻叹一声，“都过去的事了，夫君朝那么个小丫头能下了狠手？”

“这打都打了，”我懊恼地搓搓脸，“哭哭就过去了，往后对她好些，权当补偿。”

“这次也是妾身的错，不该朝您递这么些怪话。”颖见我难受，剥了个核桃递过来，“知道您对妾身的心思就够了，丫头得了这打，怕后面日子都活不



舒坦，多哄哄。别因为这个让她对妾身起了间隔，往后家里不和睦钱再多也没用。”

“嗯。”我点点头，“还是你明理，我糊涂了。”

“今晚妾身和老四歇到正房，您和二女说说话也好。”颖说罢起身要去安排。

“算了，有老四陪一晚上也好，今咱俩说说话。”那边是假哭，陪一晚上有屁用，更蹬鼻子上脸。起身拉了颖说：“走，不理她俩。”

果然奏效，虽说在现场颖针对我殴打二女埋怨不少，可转过天来就笑容满面，二女显得蔫了许多，一回来就钻了房里不出来，颖为这个还亲切地劝慰几次，我则一副死不认错的模样，呼来喝去照旧。

看来偶尔有个家庭暴力还蛮管用嘛，至少表面上管用，尤其是老四，最近就没敢靠近我蚰蚰罐五步之内，在我跟前说话也懂得修饰下称呼，心怀大慰的同时，连旺财都敢朝针鼻挑衅了，有进步。

虽然是演戏，可毕竟是动作场面，老演员的，早已经达到人戏合一的境界，无形中滋长了心中的暴虐情绪，就拿现在来说，对面这几个家伙就让我难以按捺心头的怒火，敢找事，身为堂堂天朝侯爵，京城里都没几个人敢朝王家滋事，更何况几个臭味相投的西蕃使节？拿了一堆不知所谓的垃圾礼品就想糊弄俺，可恶的是里面还夹杂一瓶号称西蕃特产的花露水，太可恨了，我王家的东西都成西蕃特产了，弄了个镶几颗破烂宝石的银瓶子包装就敢在老关庙里耍大刀？赤裸裸的挑衅！

压制想砍人的冲动，朝几位国际友人拱拱手。“文成公主……太后的美意，在下心领了，麻烦诸位回头转告老太后一声，以后能有用上在下的时候，尽管开口，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绝不推辞。”一时没能给文成公主个适当的称呼，胡乱按个太后头衔糊弄。我指了指桌上的礼品：“至于这些个东西，既然自己人，就不用这么客气，还请诸位带回去。”

来的都是西蕃国王的使节，文成公主作为西蕃王的监护人，使节们到了长安尽量都打出亲家牌，不谈局势，不衡量国内势力，扬长避短用感情攻势凸显自身优势。只要是参加和谈的核心成员，上来打了文成公主的旗号先送礼，送完再缅怀一下两国蜜月期的美满时光，顺便歌颂文成公主入西蕃后对西蕃种种改变做出的卓越贡献，间接描绘出西蕃国王和其追随者爱好和平，愿意在不影响睦邻友好的前提下与强盛的唐帝国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半句